《黑箱日記》的倫理爭議

2025年2月16日

伊藤詩織的《黑箱日記》最近引發一些倫理爭議,主要是紀錄片裡的內容,有一些 訪談可能沒有得到當事人的同意,當事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被錄音錄影,之後被剪 入紀錄片中。即便知道與同意,紀錄片的處理方式可能沒有適當地保護當事人隱 私。(爭議的介紹: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1BZ3N5X3GK/)



事實上. 社運目

的之達成與個人利益的衝突一直都存在,特別是在美國,有很多倡議是透過個案訴訟達成,但是訴訟對於個案當事人是個折磨,不管是精神、社會或經濟層面都是,因此當事人的參與意願與旁人的支援很重要。印象中,麥金儂的文章就曾討論過這個議題,她認為個人的保護還是優先於社運目的的達成,人不是運動的工具。伊藤詩織與其律師間的爭論,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,另外考量每個個案的差異。

讓我真正感覺困擾的是片尾的那場記者會。那場記者會應該是在山口敬之被判決應賠償伊藤詩織之後舉行的,伊藤詩織坐在台下,面無表情地聆聽其他媒體記者的發問。

我納悶伊藤是以什麼身份坐在那裡, 記者?紀錄片演員?紀錄片導演?被害者?很多行業都有涉己事物必須遠離的準則, 我想新聞記者應該也包括在內, 拍攝紀錄片的導演是新聞記者嗎?當她到現場, 讓攝影師把鏡頭對準自己. 也把這

段剪進去紀錄片裡,這一個片段應該用什麼標準來理解?我對紀錄片倫理不熟, 但我很困惑。被害者對於正義的追求,implications 包括什麼?

附上現場伊藤聽到的一段 shitty question and answer。

白人男性記者問:「你明確的表示自己並未做任何違法的事,不過你再回想當晚 所發生的事時,會覺得後悔嗎?會想回到過去改變什麼嗎?你會不會覺得自己 有犯錯,雖然這些錯誤並不違法?」

山口敬之回答:「我並不是要去爭辯說自己沒有犯罪,但是如果不從法律的角度去談這件事情,可能會造成某些誤會,如果說我說自己後悔,可能會讓一些記者聯想到我有犯法,但是我真的後悔發生了那件事,因為她非常痛苦,她出現了巨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,我也一樣,所以那真的是一場不幸的事件。我在道德層面上有許多感到後悔的地方,但我仍要聲明,我並未做任何違法的事,這樣你覺得夠了嗎?」